



SHA YI

女人的轻率 女人的情欲
女人的羞辱 女人的报复

女人心怀杀意时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时意杀怀心人又

〔日〕笹泽左保著

李娜 卢敏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女人心怀杀意时

〔日〕笹泽左保 著

李娜 卢敏 译

责任编辑：王纪卿

*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南三环出版社谷神图书出版贸易公司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35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ISBN7-80541-616-8/I·153

定价：2.25 元

目次

第一章 昔日的污点（1）

15岁的少女，染上终生洗不脱的污点。两度幽会，6次交合，分手时收下零花钱，铸成卖淫事实。18年后少妇疏忽，又被恶鬼轮番蹂躏。闪电般的回忆，重现往日恶梦。两桩事，一根线，一失足成千古恨。

第二章 教训的观点（43）

中学生卖淫，一个腐朽社会的时弊。少妇惨痛的教训，挡不住16岁少女重蹈覆辙。一场关于性早熟的激烈争辩，会有什么结果？

第三章 情爱的起点（89）

恶梦和残酷的现实，催动少妇的情愫，把夫妻性爱推向极乐顶峰。淫魔的利爪，狰狞地伸向陶醉于幸福的女人，令人悬心不已。

第四章 杀意的接点（127）

同一张床，同一具裸尸，却有多般杀意，谁杀了肆虐妇女的淫魔？无辜者害怕。杀人者隐匿。女人杀意的接点，通向破案的关键。

第五章 未来的冰点（173）

一个是十恶不赦的暴徒，一个是浓情蜜意的丈夫。腹中的婴儿，却不知是恶棍播下的孽种，还是情爱的结晶。少女时代的不慎，种下一辈子啃不完的苦果……

第一章 昔日的污点

1

不幸的结局，原因总是错综复杂的。这就叫倒运。还不单是倒运而已。疏忽大意，行为轻率，是人为的原因。

三重子的情况正是如此。她不得不独身住在旅店里，又丢失了一只戒指，这的确是倒运。

其余的事情却是起因于三重子的轻率行为。日本女人欠缺警惕性，漫不经心，头脑单纯。

不少日本女人，住在外国的旅店里，房门竟不上锁。在国内也是一样。有很多女子公寓，房客就寝前都不锁门。

窗户倒是关了，却不上插销，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很多人把这种倾向归结为日本治安良好，其实是误会。

旧式日本女性本来是谨小慎微的。她们过分胆小，丝毫不敢松懈警惕。现代女子不同了，比男人还要粗心大意。

例如独身女子公寓，女子双人房，或女子宿舍之类的地方，常有歹徒侵入，杀人伤身，盗窃强奸，女子深受其害。

这种案子连续发生，受害的女人们却仍然忘了闭锁门户，几乎无一例外。

夜晚在街上独行，也是一种危险。年轻女子孑然一身走在幽寂的道路上，潜伏的灾祸是无法预料的。

事实上，夜里总有独行女子遭到袭击的案子。不是抢劫就是强奸。结局对女人来说是最大的危机。

可是仍有许多女子满不在乎，单身行走在深夜的道路上。她不是，决不是信赖日本治安的良好。

三重子的丈夫津村说，这是缺乏思考判断力的缘故。幼儿没有这种能力，毫无戒备，无所用心。很多女人接近幼儿的状况，可谓幼儿式的妇女。

女人也有不同，其中部分人就是很幼稚。她们不懂现实的严酷，天真任性地打发日子。结果这幼稚就表现为轻信人言，小看男子，无所畏惧，不知检点。

她们相信凡事都能一人对付，到时候总会有人援手，形成很强的依赖心理。

津村曾几度半开玩笑地告诫三重子：“总之你是不懂自卫的义务，要不就是放弃义务。这也是天真幼稚的缘故。不管世道怎么变，人只有靠自己保护自己。”

津村说话的口气，也有自戒的意思。三重子却把这话当成耳边风。

这回遇到的灾难是个严重的教训，三重子不由痛感丈夫的告诫字字千金。

她后悔不迭，常想：“我果然就是这种女人，简直毫无警惕。祸根多半还是自己的幼稚吧。”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津村2月份的连休快到了，夫妻俩商

量如何度假。谈笑之间，三重子有口无心，提议出门旅游。谁知竟成了定案。

津村本来不爱旅游。他宁愿着落在安静的处所悠闲休养。家，就是最理想的地方。他常说，没事找事，在人堆里钻进钻出，又费钱又累人，没有比这更不划算的了。

夫唱妇随，三重子本心也不想旅游。只是新婚燕尔，她想在进餐时添些热闹气氛，故意提了这个话题。不料津村被这念头打动了。他搓了个响指，说：

“偶尔一游也无不可！”

“不用勉强。”三重子害臊地笑了。

“你是怎么啦？不是说一定要去吗？”

“只是想去。你定吧。”

“那就去吧。结婚5个月了，还没有一起出过门。以后旅行的机会更少了。”

“机会难得，是吗？”

“只是别走太远。在旅游地没几天可呆，交通又很拥挤。”

三重子说：“我也认为近一点好。”

“就去伊豆一带吧。”

“我还没到过伊豆的伊东市。”

“那好，就去伊东！”

“真带我去？”

“嗯？不相信？”

“可这象做梦……”三重子娇媚地望着丈夫。

津村脸上浮出了苦笑：“去一趟伊东算什么？这梦想未免太

小了！”

就这样，夫妻俩轻松地做出了前往伊东旅游的决定，计划往返4天，住宿3晚。

2月11日是国庆节，随后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很多人星期六也休假，连续3天，叫做“三連休”。全国各地的游乐场所自然人满为患，伊东市也不例外。

津村为了确保有房可住，费了很大力气。他拜托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凭面子设法预订了房间。回到家里，他报告了“战果”。

三重子满心欢喜，兴奋地翻阅“鬼城旅馆”的广告册。那是一座新建的15层饭店，单看外观，和城市中心的建筑没有两样。它的特点是接待旅游团体，其次招待家庭旅客。

客房是饭店格局，其实是一家旅馆，附带供应饮食。好在房间是西式的，三重子一看照片就放心了。她要 and 津村包住一个单间，要是房间不与外部隔绝，那就太扫兴了。

他们预定2月11日上午出发，14日中午返回东京，津村从星期一下午开始上班，已经取得部长的同意。

上田部长对津村十分看重。津村也忠于上田部长。一个是信任部下的上司，一个是忠于上司的部下，两人之间自然容易通融。

2月11日上午11点，夫妻俩做好了准备。剩下的事情就是由津村开车，直奔伊东而去。津村查看住宅房间的门户是否锁牢，三重子则把玻璃窗上好插销，拔掉所有电源插头。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津村接了电话。过了一会，津村说话的声音

突然变大了。

三重子感到不妙：莫非这电话是通知变卦了？

果不其然，津村走出起居室，板着面孔，目光阴沉。

三重子问道：“谁的电话？”

“科长的。”津村开始脱下浅茶色的西服。

“什么事嘛？”三重子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脱衣，怏怏不乐地盯着他。

“部长夫人去世了。”

“上田部长的太太！”

“急性心脏病……”

“所以你……”

“我当然免不了要去吊唁。”

“倒也是。”

“今晚还要守灵。”

“明白。”

“也不必中止旅行。你先走，先去伊东。”

“那不成！我怎么……”

“那有什么！”

“你想，我一个人在伊东过夜，太难熬啦！你不和我在一起，没意思。”

“我随后就去嘛。守灵到半夜就行了。然后开一阵快车，明天天亮时就到了伊东。”

“可紧接着就有告别仪式。”

“职员连休，没法召集，告别仪式定在星期一。”

“那也不行，我不想一个人去。”

“好不容易在饭店订了房间啊！朋友也费了不少力气，现在退房来不及了！咱们何必浪费呢？”

“倒也是……”

“你乘电气列车去吧。就这样定了。”

“明早一定要来呀！”

“放心吧。”

“那就去吧。”三重子只好答应了。

“给我拿黑西装吧。”

津村解下领带，扔到椅子上。

三重子响亮地说声“好”，想把消沉的情绪激活。

15分钟后，津村发动汽车，朝目黑区八云街的上田部长住宅驶去。此后过了大约20分钟，三重子也走出了家门。

她在大田区1号街步行到大森车站。乘坐国营电气列车，先到品川车站。又换乘伊豆7号快车抵达伊东，前后不到两小时。

上田部长夫人骤然病亡，对津村是头等大事。对于器重自己的上司，就得在这种时候报恩。这是忠实部下义不容辞的。

津村无可奈何，只好打破原定计划。另一方面，三重子独自前往伊东，也是随机应变之举，说不上有什么反常。

而这就是所谓的倒运了。

30岁的丈夫，小别23岁的娇妻，便是命运作祟。这是倒霉的别离。

三重子于2点30分到达伊东市“鬼城旅馆”。

饭店位于伊东市郊的海滨。那一带原是山地，夷平之后，余土填海，饭店就建在新旧两块地皮上。人造海滩呈半圆形环绕建筑，松土是用人工礁石加固的。

这地方叫人联想到鬼岛风光，便称“鬼城旅馆”。这里有人造山崖和洞窟，入口处建了一座巨大的城门，强调鬼城风格。广阔的停车场里，挤满了游览车和家用轿车。

旅馆门廊委实不小，可惜土产商店和服务台挤作一处，杂沓拥挤。

门廊里，走廊外，到处是身穿棉便袍的团体游客，来回晃悠。土产店附近挤了一群女人和小孩。几个带面具的小孩在商店周围乱跑，小脸蛋变成了赤鬼、青鬼或白鬼。

商店里鬼面堆积如山。“鬼城旅馆”卖鬼面，也是有名的特产吧。三重子对那些鬼面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事后回想起来，厌恶鬼面是她的一种预感。

2

服务台附近，聚着一伙身着棉便袍的男人。

他们在这里无事可干，只是门廊里挤不下了，便凑到服务台边。看样子他们都有几分醉意，大声嚷嚷，不时发出下流的笑声。

三重子注意到这伙男人时，他们正冲她连连冷笑，几道露骨的视线在她身上扫瞄。

清一色的男人成群结伙，见到一个单身女子，立刻就会兴致勃发。三重子朝附近一望，见一名中年女招待朝她走来，接过她的行包。

登记员问道：“是津村太太吧？”

“对。”

三重子无视那伙男人的嘲笑，身体朝女职员身后挪去。

“应该是两人……”登记员移目寻找三重子的游伴。

“我丈夫明早赶来。”

三重子把话说得很自然，好象这是原定计划。

“那好。您的房间在15楼。”

登记员垂首行礼，把房间钥匙交给女招待。

女招待领先，三重子随后，穿过拥挤的走廊，走向电梯厅。这里也被穿棉便袍的男人们占领着。她俩挤进满员的电梯。

人多嘈杂，一进旅馆，三重子便感到疲倦。明早以前，她只能独自消磨时间。

电梯升上13楼，里面只剩下三重子和女招待了。环境骤然清静，她才松了口气。

女招待说：“14层和15层是双人房，团体游客住在13层以下。”

的确，15层好象另一个世界。走廊里渺无人影，也听不到室内的声音，显得格外清静。刚才女招待说“双人房”的口气，分明意味着“这是最高级的房间”。三重子为自己使信一郎如此破费而深感歉意。

走廊尽端靠海的一边是1501号房间。房门上插了一块硬牌，

上面写着“欢迎”，下面有“津村先生”字样。

室内地毯铺成口形，围成一间八席大小的日本房。里面有一间双人床卧室。卧室右侧是浴室，左侧是西式和日本式的卫生间。

“我不是这层的招待员……”

三重子硬把小费塞进执意推辞的女招待手里。

三重子很少出门，不懂规矩，心中无底。她认为求助别人办事，就要多给些小费，这也是人之常情。

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舒了一口气：好歹到达目的地了。

从宽大的窗户往外眺望，天空格外晴朗。三重子早就渴望着一睹大海壮丽的景色，今天终于如愿以偿。晴空万里，冬天的海也显得分外明澈。左边视野里有个大岛，切断了万顷碧波。

三重子喝了客房服务员送来的红茶，歪在床上看电视，时不时看看窗外的大海。她有些无聊，却也不觉厌倦。

傍晚，三重子洗了个澡。从浴室窗口也能望见大海。窗下的假山和人造岩礁上，杂乱无章地竖着许多图腾柱似的大小红绿鬼。等到海面昏暗时，她才走出浴室。

晚餐6点开始。7点钟，用餐完毕。7点半钟，客房服务员收拾停当，说了声“好好休息”，便退出房间。从现在到早晨信一郎到来之前，她只能独熬时间了。

一个人待着，马上睡觉的话，似乎为时太早。三重子决定到茶室去喝杯咖啡。她穿上毛衣，套了一条裙子，下到了二楼的茶室。

茶室和咖啡厅都是闹哄哄的，没有安心休息的宁静气氛。

穿棉便袍的旅游团成员把位子全占了，却没有一个人喝咖啡。每张桌上都摆着啤酒或威士忌酒杯。只有一张桌上放着果汁瓶，周围同样挤满了男女混杂的团体客人。

三重子只好在柜台边坐下，要了一杯咖啡。在这儿，她又一次处在男人视线的包围圈里。

坐在近旁的几个家伙，故意用使她听得见的音量聊开了。

“是个妙女子呀。”

“可不是吗！”

“啧啧，瞧她！和那个出卖色相的什么节目主持人一模一样！”

“不象！她比那个女人更有魅力。”

“挺娇媚，对吧？”

“风度超群！”

“瞧她那两条漂亮的腿，瞧那腰部的曲线！”

“太性感了，简直……”

“真想和她睡上一晚，哪怕干那么一下！”

三重子急匆匆地喝咖啡。她没回头，却似乎看见了一张张淫荡的笑脸。她听着男人们无耻的对白，懒得去生这份闲气。

咖啡喝了一半，三重子便离席而去。她的身后，响起一阵男人的怪叫声和口哨声。

走廊上，她碰到两个并肩走来的男人。两个酒鬼故意朝她身上撞来。其中一个敏捷地抓住她的左手。

“干什么！”

三重子愤愤地甩开醉鬼的手。左手有一种潮乎乎的感觉，

仿佛有一种液体从醉鬼手上传过来。三重子心里作腻，急忙跑进附近的女卫生间。

她摘下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双手涂上皂液，拼命擦洗。

她刚洗完手，正用手绢擦干，卫生间里突然涌进七、八个女人。

这些女人也穿棉便袍，年纪约莫50来岁。她们满脸醉意，一忽儿怒骂，一忽儿嬉笑，满不在乎地说着男人的粗鄙话，谈论淫秽不堪的事情。

嘻笑声和吵闹声越来越大，女卫生间象战场似的骚乱起来。三重子被这阵势吓坏了，胆怯地逃了出来。

三重子返回1501房间，又一次松了口气。左手仍有滑腻的感觉，心里难受极了。

她决定再去洗个澡。她在浴室里一次又一次擦洗左手，直到恶感消失，才把赤裸的身体浸到浴池里。

过了一会，三重子无意间看了看左手，不由得惊叫一声。她发现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不见了。

她愕然地从浴池中站起来，走出浴室，裹上一条浴巾，奔到电话机前。

她拨了服务台的号码。

“对，是服务台。”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三重子急促地问道：“我把戒指忘在卫生间了，你们看见了
吗？”

“您是1501号房间的津村太太吗？”

服务台查明了房客的姓名。

“是的。”

三重子紧握话筒，手抖个不停。

“您说忘在卫生间了？哪个卫生间？”

“二楼的。就在茶室和电梯之间，正对走廊的女卫生间。”

“明白了。”

“大约20分钟以前，我在那里洗手，把戒指摘下来了。”

“对不起，您的戒指是什么样的？”

“一枚白金结婚戒指。里面有S·T·两个缩写字母。”

“S·T·？”

“这是我的结婚戒指，请你们设法帮我找到！”

“我们马上去查……”

服务台值班员用一种异常冷静的口气回答。

值班员的冷静反而使三重子更加焦躁不安。

她放下话筒，垂下头，恨不得把满头秀发搔乱。

新婚5个月的妻子，竟然丢失了结婚戒指，这算怎么回事？
“粗心”么？“没留意”么？恐怕都讲不过去。

这件事无法向信一郎解释。三重子作好了精神准备，挨丈夫一顿怒斥。不仅怒斥而已，她的心情很久也不会舒畅。

她穿上浴衣，室内渐渐暖和了。她不敢出门，害怕又撞上那些穿棉便袍的男人。她只好穿着浴衣，站在日本式房间中央。

服务员把吃饭时用过的餐桌推到了房间一角。日本式房间里只摆了一台电视，一架电话，显得有些单调。在这里接受丈夫的惩罚倒也相称。三重子想着想着，就在那里坐下了。